记得住乡愁

李晓东

天水和我老家山西长治，虽相距千余里，不少风俗习惯和饮食却相同相近。最典型的，一是浆水酸菜，二是馓饭。不过，这两样在我老家只是农家小食，现在仿佛农家也吃得少了。在天水，却是上至高档饭店，中至街巷小店，远至乡野农舍，甚至布满小资情调风格的时尚茶餐厅，都可见到它们的身影。有人说，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坐不到一块，大有势不两立之势，天水的浆水馓饭却普及得多。

到天水工作以来，我越来越感觉到，天水是中国文化传承最正宗，保留最完整的地方，被命名为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”实至名归。习近平总书记要大家“看得见山，望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”，在天水，都实现了。两山夹一川，北山属于黄土高原，南山是秦岭余脉，站在街头，北望是北方，南望见南方。藉河从城中流过，不宽，水缓，有桥若干，车也过，人也过，岁月也过，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而乡愁，就是浓浓的民俗，甜甜的馓饭。

我爱人女儿来天水过年，到的第二天，我就带她们去一家名为“这家小院”的茶餐厅吃馓饭。女儿一口不吃，老婆大呼过瘾。盖因这正是我们记忆最深处的乡愁，甚至自己都忘记了。

在我家乡，馓饭叫“馓面撮”，我觉得比“馓饭”更生动、准确。“撮”，不是“一小撮”的意思，也非指把垃圾撮起来，而是把稀的东西熬稠。如“撮糨糊”、“撮焖饭”。“馓面撮”，非常形象地把做馓饭的过程表达了出来。小时候，常常是晚饭，问妈妈“吃啥？”“馓面撮”。天水现在见的馓饭，是用细的玉米面粉做的，我记忆中的馓面撮，原料是较粗的玉米糁子——细玉米面舍不做馓面撮，要握“疙瘩”。不是杭州面疙瘩，是用玉米面粉捏成十厘米长、三四厘米宽，半厘米厚的片片，下锅煮熟，是早饭的主食。玉米糁子黏性不足，不能做疙瘩，便熬了馓面撮。

当时家里烧灶火，灶大，锅也大。我家用的，是一口香炉型的铁锅，时间长了，里外全黑色。爸爸在矿上工作，家里就妈妈和我们兄妹，饭量小，大约一人一碗。掀开黑的锅盖，小半锅水已经沸腾，热气直升到脸上。我们趴在炕头，看妈妈拿了一碗玉米糁，抖着碗，向这跳跃的热波浪里撒去。一边撒，一边用勺子搅。渐渐地，锅里的玉米糁越来越多，搅动也更快。我不知道用玉米面做馓饭需不需要搅，玉米糁较粗，不搅，就会结成块。

之所以叫“馓面撮”，包含两道工序，一是“馓面”，二是“撮”。搅匀了，就用火熬。用煤气或电磁炉，火的大小可以调节，煤火控制主要通过两样东西，火柱、炭块。用火柱从上向下捅火，煤灰漏下，氧气增加，火苗红红地蹿上来。如要火小点，就加块炭。炭发热量高，燃烧时间长，但不像纸张木片，见火就呼呼地着起来。一块炭下去，反而把火压住了。先抑后扬，很有些辩证味道。端起锅来，丢块炭进灶火，重新坐锅，盖好锅盖，慢慢等着“撮”。

但我们兄妹已等不及了，妈妈从灶火洞里，用铁夹子夹出几个焐得乌黑的土豆，放在炕沿上。土豆不大不小。太大，焐不全熟，太小，里外俱焦。待稍凉，掰开，热气缕缕。瓤子雪白，如沙。我最喜欢吃土豆皮，每每一嘴乌黑。

我小时候，孩子们用塑料碗很多，而且是先进、时尚的标志。用塑料碗，有两大优点：一是摔不破。“打碗”，一直是孩子们最普遍的“罪状”。二是隔热。现在看来，用塑料碗盛热饭，小资范的环保人士要“莫名惊诧”了。那时却实在感觉方便。一个绿色的塑料碗，我用了好几年。刚出锅的馓面撮，盛在绿色的碗里，却不敢“大快朵颐”，更不能狼吞虎咽，太烫。我们老家的馓面撮，比天水的馓饭略稀，太稠，玉米糁子容易结块。我爱人老家山西大同的馓饭就更稠，称作“拿糕”，可以整块从碗里倒出来，放在案板上切。

稍凉一下，把筷子平过来，从边缘向中心，一圈圈收着吃。最可口的，是新磨的玉米糁馓面撮，甜丝丝的，真透出“良食”的味道。现在，在天水吃馓饭，讲究的配菜不少。必配的，首先当然是酸菜。一大盆墨绿的酸菜，和着浆水端上桌。切成半厘米宽的丝，薄而均匀。浆水里漂着鲜红的辣椒段，一看就食欲大开。我们小时候的酸菜可没这么豪华。馓面撮出锅，掀开浆水缸，挑出一大团酸菜来。原料来源庞杂，有苦菜、有灰灰菜、有白菜。有的没切，有的切得很“豪放”。讲究点的，用葱花辣椒炝一下，但那时油也珍贵，大多数时候，就放点盐——酸菜本来酸，醋也省了。我们小孩，不大吃酸菜，最大的奢侈是撒点白糖。天水馓饭的另一标配，是土豆丝。细细的土豆丝和红红的辣椒丝炒在一起，含羞带笑地端上桌来，和酸菜、馓饭构成了民间美食的吉祥三宝。虽然醋溜土豆丝是山西“第一名菜”，但吃馓面撮却还没这待遇，那要等到吃白面馒头时才有。白面馒头、小米粥、醋溜土豆丝，我们一边吃馓面撮，一边搓搓手脸，做着美食的梦。

故土（水彩画） 朱大白

殷夫人

山海里

遵照“哥哥”呼保义宋江吩咐，黑旋风李逵斧劈了4岁的小衙内，无法交差的美髯公朱仝恨是恨得咬牙切齿，发誓要和他拼个你死我活，直追到小旋风柴进庄上，经吴用和柴进劝说，朱仝答应先上梁山，李逵暂时留在庄里。于是，黑旋风和小旋风俩旋风并了一道，吹向那高唐州而去。这不，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家里发生了变故。皇城被人打得躺在床上只剩一口游丝，上气接不了下气。他又没有子嗣，只有一个继室老婆伺候，不得已只好请侄子柴进来帮忙撑腰。柴进自恃是后周柴世宗嫡派子孙，家间有宋太祖御赐“丹书铁券”，谁敢太岁头上动土，就带了李逵直奔叔叔家里一看究竟。

柴进问了婶婶，知道高唐州新来了位知府高廉，是东京高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，倚仗高俅势要，无所不为，还带了一个妻舅殷天锡，人尽称他做殷直阁。这厮年纪不大，又倚姐夫高廉的权势，经常横行害人。正好又“有那等献劝的卖科”，说柴皇城家宅后有个花园，“水亭尽造的好”。那家伙就带三二十人，要皇城家走人他来住。皇城哪肯干，说：“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。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，赶我老小那里去？”这帮子人自是不管，上去就把东西往外搬。皇城忙去扯，结果被殷天锡推抢殴打了一顿。“因此受这口气，一卧不起。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，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近。”看来这大宋朝确实是衰败得够呛了，丹书铁券都不好使啦，谁有权谁厉害，皇城抗不过直阁。

也巧，俩旋风到了，那位殷直阁又来挑衅。小旋风说你不要牛掰，咱家是皇族有丹书铁券，我寻皇上告你去。直阁根本不吃他这套，吓唬谁，高唐州这地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，花园亭子要定了。黑旋风火爆脾气啊，一听气不忿，上去就是乱打，一不小心，用力过猛了，把这位知府的小舅子给捶死了。硬碰硬，法度乱了，谁拳头大谁厉害，结果就是这样，闹出人命乱子了。看看殷舅子多不值啊！年纪轻轻的就横死了。人啊！咋说好呢？真是不能有半点势力，如果再没点约束，那很容易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性使劲，终有一日会人仰马翻，那时后悔也晚了。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是这样，高俅兄弟高廉的小舅子也是这样。但是，这里有个更关键的人物，就是高廉的老婆殷夫人。

关于这位殷夫人，《水浒传》里真没有多少描述，只这么一句话：“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，教丈夫高廉，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占住了房屋园院。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”看这话也似乎没什么要紧，但是仔细看，一个“教”字真真是蕴含了很多的意味，教知府老公抄家占地抓人，一连串动作，真是霹雳手段、干脆利索得紧，老公悉听尊便毫无违拗，垂帘听政毫不避讳。不是有这样拽的姐姐做知府夫人，弟弟殷天锡敢胡作非为吗？也正是殷夫人在丈夫面前有影响，弟弟才被呼为殷直阁，可以直接干政内阁。大段文字只有片言只字提到殷夫人，然而大段故事皆由这殷夫人左右，无此殷夫人无此弟弟无此老公无争吵打斗无人命乱子。有这殷夫人，有此弟弟强横无理，有此老公不问青红皂白，有柴进入狱，有宋江率梁山泊众而来。一个“教”字真可谓深得“春秋笔法”心传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，著一字乱臣贼子惧。真是好看的木偶戏台上暗影里有个女人在控线，全在“教”上。再结合前回宋江教李逵劈小衙内看，也是用此笔法，并没有显山露水多加描述，只是轻轻一笔带过，不细读看到的全是热闹，细思真是极恐，宋江的阴狠和殷夫人的狠毒真是如出一辙，全在这一个“教”字！天下人怎敢不慎！

迎春四首

柯 言

蕙兰

轻风吹送发幽妍，
几枝兰蕙韵微行。
南窗有草滋春意，
从来如此写芬芳。

水仙

初阳送暖起白鹭，
水仙含香竞风韵。
寒舍岁岁有春色，
欲赋之时谢姜君。

长寿花

绯红点点最精神，
无香传情倚微风。
出生非洲少人问，
如今喜作中国红。

风信子

去春扬花夏藏秀，
今晨剑叶蕊欲张。
寄语东风送新雅，
红颜袅袅溢陈香。

『天视自我民视』

白子超

孟子选读

“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”

“……《太誓》曰：‘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——《孟子·万章上》

《万章上》全篇除一章外，都是孟子高足万章问，孟子答。所谈皆历史问题，主要是上古及夏、商二代历史问题。

《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》一文曾说，孟子“以圣人的更替来叙述历史的发展，划分历史的阶段”。那么，最早的尧舜之间情况如何？本文所谈，即关于此。

万章原有的认识，是尧把天下授与舜；但孟子告诉他，不是这样的，天子不能把天下授与别人。那么，舜得天下是怎么回事？孟子说：“天与之。”万章产生疑问，上天授与，难道是上天叮嘱了舜吗？孟子说，上天不说话，用世间一切的运行、变动和发生的事实来表示、启示罢了。

孟子之言，直接脱胎于孔子的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万章还不能真正明白老师的话，于是孟子又详加解释。尧将舜推荐给上天，上天接受了；介绍给民众，民众接受了。所谓“天受”，是舜主持祭祀，所有神明都来享用了（注：上古时代祭祀，应有神明反应的征兆，后人已不明其详）；所谓“民受”，是舜领导政事，处理得很好，民众很满意。上天授与舜，民众授与舜，所以说天子不能拿天下授与别人。舜帮助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，这是天意。尧死后，三年之丧完毕，舜为使尧的儿子能继承权力，自己躲到南面河流的再南边。可是，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，不到尧的儿子那里，却到舜那里；打官司的，也不到尧的儿子那里，却到舜那里；唱颂歌的，不讴歌尧的儿子，却讴歌舜——所以说这是天意。这样，舜才回到都城，坐上天子之位。《太誓》说：“上天看到的来自民众看到的，上天听到的来自民众听到的。”正是这个意思。

《太誓》，或《泰誓》，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动员令和誓词。周武王所说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，震聋发聩。“这句话强调，在上天与民众之间，具有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关系。这句话虽然指出了上天意志的世俗性，但主要在于突出民众意志的神圣性，从而开启了后世流行的‘民本’观念。”（《风与草——喻中读〈尚书〉》）孟子特引此语，说明他完全赞同，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

万章的历史知识就来自于孔子传授的《尚书》，大体不错，孟子当然清楚。但是，孟子故意说“否”，而给出一个新的说法。为何？原来，孟子要抬出“天”，给他的“圣人史观”寻找终极的缘由和依据。也就是说，王者的权力交接、朝代的易帜更替，都是“天”所规定的，同时是“民”所要求的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周武王、孔子、孟子都没有把“天”看作是完全不可知的“神”和“上帝”，其“行与事”一方面有着天然的客观性，一方面又与民众的思想和实践相联系，离不开民视、民听、民意。两三千年前的这种观念，不可谓不先进，应为之点赞。自然，需要承认，“天”在上述诸圣贤那里，还有不少解释不清的神秘性。

邂逅拉罗谢尔

黄阿忠

拉罗谢尔是我们去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采风的一个点，原计划走过路过，观光一下作罢，不想，却被安排在这里投宿一夜。这样，我们便有更多的时间逗留。

来到拉罗谢尔是下午四点，太阳还老高老高，法国的夏季日特别地长，晚上九点天刚刚开始暗下来。一进城就发现这里有好多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一是道路狭窄，大巴无法转弯，轿车和自行车可自由出入，故而我们的大巴在广场停车，步行到酒店；二是街道两旁有中世纪样式的廊棚，这种廊棚和我多年前在意大利波洛尼亚见到的街廊不同，波洛尼亚的宽且高，上海金陵东路那一段街廊和它相似。而拉罗谢尔的街廊低、矮，廊柱间无意地连接成拱门状，倒也不失为一道风景；还有那里的道路多为单行道，仅限一辆小车通行，其宽度只消三、四大步便能跨过，对于逛街非常便利。

沿站前大街步行不用十分钟就到旧港码头，观海无疑是这个滨海城市的重要看点。旧港入口的两座塔楼相对而望，遥相呼应，较高的那座是圣尼古拉塔。其庄严的外观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，另一座圆形的塔楼为当年的火药库，为防御外来的侵略，两座塔楼有大锁链封锁旧港，一般海滨城堡要塞都有这样的功能。

如今，这里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，成了一个观光必游的景点。城塔也不再储存火药，改成以售各类书籍为主的卖品部，还有城市风貌的图片。阳光从城堡的小窗射入，金色的光正巧照在一张张明信片上，闪出拉罗谢尔小城的另一道光芒。

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绕塔楼一圈后，就步入了沙滩。太阳慢慢西下，粼粼波光在海面闪烁，耀得眼睛睁不开。游客充盈，人头攒动，天气虽已开始热起来，水温却还有凉意，然亦有不怕冷者在海里扑打，一片欢腾。我们在海边喝着茶，静静地等太阳落山，侧耳听，空中不时有器乐声悠悠地传来。

待回广场时，那里已聚集了一堆堆自发的人群在演奏、敲打，欢唱、歌舞，热闹非凡。问原由，这是拉罗谢尔一年一度的音乐节，刚好让我们赶上。旅行常常有不期而至的邂逅，那是一种缘分，那是一道惊喜。当余晖全部收尽时，万人空巷，整个城市沸腾了，聚集的人群分不清是本城的，还是远道而来的邂逅者。我们这些匆匆的过客亦融入其中，并演排成一个富有东方色彩的千手观音舞蹈，翩翩起舞间，竟引围观的老外纷纷拿起相机“咔咔”地拍个不停。法国的夏季，天之蔚蓝有一种透澈的深邃，蕴藏着美好明天的期望。和着乐曲，我们一路唱，一路跳，在狭窄的街道旋转，一个比一个转得快，飞舞的身影都留在了深邃的蔚蓝中。

仰望拉罗谢尔邂逅的星空，我憧憬，明天还会遇见什么呢？

十日谈 行走天涯

然乌湖周围有着众多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冰川。